



小城市更重“拼爹”，这是蚁族重回一二线城市的重要原因 CFP图

“回到县城，突然觉得之前的梦想全都破灭了” 他们重返南京 做“快乐蚁族”

是选择留在南京，忍受拥挤的公交和月月上涨的房租，还是选择离开，去更小的城市，拿少一点的工资，却能拥有相对安逸舒适的生活？又一年的求职高峰即将到来，对于许多刚毕业或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说，如何选择一种生活方式，成了一个难题。

快报调查发现，愈是知名高校的毕业生，愈愿意坚守在南京这样的大城市，辛苦打拼几年，向更遥远的梦想起航。还有一些人，逃离南京之后，再次选择回归。他们成为了南京的“蚁族”，不过因为他们拥有梦想，并不曾失落过。

□实习生 邓婷尹 快报记者 孙羽霖 朱俊俊

“蚁族”再调查

廉思，这位80后的社会学研究者，也是“蚁族”这一词的首创者。因为他的研究，让我们关注到了这群“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者的聚居群体”。

南京曾经是廉思“蚁族”调查的重点城市，他的关于“蚁族”的调查，就是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武汉、西安、南京和重庆七个城市展开的。近日，记者来到南京人才市场，对这里正在找工作的大学生进行了一个抽样调查，选取了20名有“蚁族”特征的大学毕业生，进行了一次小范围的“蚁族”再调查，看看现在的南京“蚁族”发生了哪些变化。

在这次小范围的调查中，记者详细问了以下几个问题：毕业院校、目前月薪、期望月薪、目前的居住情况、迁徙过哪几座城市、是否计划留在南京、未来的打算……

调查发现，在毕业院校中，20个调查对象，有16个毕业于南京的高校，另外4名学生毕业于安徽或苏北的一些院校。这16个人，有1人拥有研究生学历，有3人毕业于南京的211高校，10人毕业于一般高校，不过都有本科学历，还有3个人毕业于南京的职业院校，不过通过自考等方式，也获得了本科学历。

这个调查，跟廉思的结果基本一致。廉思告诉记者，根据他的调查，发现拥有高学历的学生或是毕业于名校的学生，越容易滞留在大城市。“在大城市里，‘蚁族们’有实现自身价值的梦想，如果回到家乡会觉得很丢人，反而专科学校学生会觉得无所谓。”廉思解释说。

李瑞娟就是毕业于南京的一所知名高校，她毕业已经两年了，这次去人才市场，就是想找一份更好的工作。“我毕业的这所学校，是一所理工科学校，但我学的是人力资源管理，因此在学校上没什么优势。”李瑞娟显得很坦诚，她告诉记者，刚毕业的时候，

她曾在一家外资企业谋得了一份工作，一个月近3000元的收入，但因为想要安心考研，所以把工作辞掉了。但考研没成功，后来又找了两份工作，一直不理想，“现在就想找个3000元左右的工作吧，稍微轻松一点的，一边工作，一边去考公务员。”

而在大部分毕业于普通高校的毕业生来说，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能找到一份工作，先安顿下来。董波去年毕业于南京的一所财经院校，本科学历，在保险公司干过，也在证券公司干过，但这些靠凭关系拉业务的工作已经让他厌烦，因此一年时间跳了三家公司，现在就想找一个普通的公司，能安稳地坐在办公室，不要一天到晚陪着笑脸出去跑。

南京“蚁族”月薪在上涨

根据廉思的调查，从整体上看，南京“蚁族”的月收入略低于全国蚁族平均水平，大致在1700元左右，人均居住面积略高于全国蚁族平均水平，大约在15平方米左右，主要从事保险推销、电子器材销售、广告营销、教育培训等相关工作。

不过记者调查发现，选择南京的“蚁族”月薪相比去年，有所上涨，在这20名调查对象中，在收入方面，他们能接受的月薪是在2000元到2500元之内，而预期收入则在3500元以上。

居住的场所也有所不同。虽然他们还是选择“群居”生活，想通过这样的方式，来减轻房租高企的压力，不过，居住的范围却不是廉思所调查的百水芊城等安置小区甚至棚户区。

“居住在那种地方，我们工作不方便。”在记者的调查中，调查对象大部分选择居住在高校附近，因为他们对高校周边的环境特别熟悉，也有许多同学在附近，自动形成了一个相识的圈子，一起租房生活。选择居住在高校周边的，有9个人，占了近50%。还有一些人和人合租在商业区如新街口附近，

或者是附近正好有地铁，便利的交通和生活环境，是他们选择居住地的首选。

选择南京为了那一个梦

在这20个调查对象中，有4个外地来的大学毕业生，是刚到南京来。对于他们来说，选择南京，是因为觉得南京这座城市，能够实现他们的梦想。正如廉思在“蚁族”的报告中所说，每一座大的城市，对周边二三线的城市，都会有一个人才的洼地效应，把那些在二三线城市毕业的人吸引过来打拼，形成“蚁族”，让他们拥有梦想，而乐在其中。

王英今年五月初从老家阜阳来到南京，几个月间，她已经在人才市场转了好几次了。王英今年24岁，毕业于阜阳师范学院，看她年纪轻轻的模样，一般人都想不到其实她已经拥有两年的教师工作经验了。王英大学毕业后选择留在老家工作，在一所当地小学教书，可是因为她不是入编教师，所以工资少得可怜，“我一个月只能拿420元，但入编考试太难了，我下决心考了两年，还是没能考得上。”王英苦恼不已，在男朋友商量后，二人决定趁着年轻来南京打拼。

刚到南京的几个月，王英找到了一份股票投资工作，每个月底薪加上提成大约能拿到2000多元，工资待遇是比在老家好了很多，可是每天十二小时的工作强度实在让王英有点吃不消。看着原本就瘦弱的女朋友每天累得脸色苍白，王英的男朋友心疼不已，连忙劝她把工作辞掉了。

“总不能不工作啊，如今开销这么大，我们俩至少得存上一个人的钱。”辞掉股票投资的工作后，王英愁着要赶紧找一份新工作。目前，她和男朋友在光华门附近租了一个单室套，每个月要交上750元的房租，除了一些基本消费外，王英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开支，现在他们的房间里连宽带都没有安装。

李春雷也是如此，他毕业于苏北的一所工学院，学的是电气自动

化专业，曾在淮安下面的一个县城工作过一段时间，每月工资2000元都不到。最后，他咬了咬牙，决定到南京来找一份工作，“我的许多同学现在都在南京。”李春雷说，他已经考虑过了，在南京，他应该能找到一份3000元左右的工作，等对南京熟悉之后，他就打算跟朋友一起做生意，“这么大的城市，总会能找个机会的！”李春雷很有信心。

逃离之后的回归

不过，记者调查发现，在16个毕业于南京的调查对象中，有3个人曾经离开过南京，但现在又回来了。

“我在金湖待了近一年，还是决定回南京。”面对记者采访，周捷显得有些不好意思。他2009年毕业于南京某学院，学的是文秘专业。毕业的那一年，正好是全球金融危机，不过他还是好不容易在南京找到了一份工作，月薪1500元。他和同学合租在安德门的时光漪韵小区，一个90多平米的房间，隔成了五个小间，住了近10个人。他的上班地点则在岗子村附近，先要坐地铁到新街口然后再转公交，每天六点就要起床，这样奔波的生活让他实在吃不消。

因此，2010年下半年，周捷选择回到金湖的老家。他回到金湖，在一家事业单位做一个编外的工作人员，月薪1200元。工资虽然比南京低了一些，但金湖的房租要低许多，他在南京租一个小隔间，在金湖可以租一个套间，而且每天上班也不用这么奔波了。

不过，在安逸了大半年之后，周捷却越来越觉得不是个味，“这个县城跟南京比，实在太小了。”周捷说，他在南京生活了五年多，回到这样的县城，突然觉得之前的梦想全都破灭了，“我刚考取大学的时候，觉得应该不会离开南京了，而且还向往北京、上海这样的大城市。”周捷说，如果再这样待下去，他真的会一点斗志都没有了，“而我还年轻。”

更让周捷感到不是滋味的是，越是小的地方，人情网越严重，而他的父母是个地道的农民，在金湖也没有任何可用的关系，如果就这样在一个单位里终老，周捷想想都害怕。因此，他在今年10月份，毅然选择辞职，重新回到了南京。

“在南京能培养斗志。”黄威的话跟周捷基本一致。他在南京工作了一年多后，也回到了苏北的县城，“其实后来仔细想想，回老家有什么好呢？无非就是交通不堵了，租的房子也变大了，但除了这些还能有什么？”黄威说，回过头来想想，其实南京的这些困难稍微克服一下也就过去了，毕竟南京的选择余地要大许多。

和黄威一起回来的，还有他的女友小杜。“我们回来之前，确实好好考虑过一回。”小杜说，他们当时有两种选择，一就是继续留在县城，过一辈子安逸的生活，第二就是回到南京，再奔波几年，争取有更大的发展。最后，他们选择了第二种生活。

让学生就业合理分流

“从逃离一二线城市，到逃回一二线城市，这是‘蚁族’的一个新趋向。”廉思说。

由于生活成本的增加，许多人选择离开大城市。“但是，对于这些人来，他们毕竟在这座城市学习生活了很多年，有那么多的同学留在这里，有很多的人脉资源。”廉思说，回到小城市后，这些“蚁族”面临的却是另外一个社会问题。因为在廉思看来，小城市的社会公平程度和文明程度是无法跟大城市相比的，小城市更多的是一种人情社会，想要做事，更多的是靠关系，而不是实力。对于拥有才干和梦想的大学毕业生来说，这样的社会并不能如鱼得水地生活下去。

小城市软环境缺乏吸引力，“蚁族”向大城市回流，也就成了必然选择。不过，廉思认为，要解决这种“蚁族”来回奔波的现象，关键还是要缩小城市之间的差异，让学生就业能够合理分流。